

北

史

唐李延壽撰

北史

第 四 卷

七至卷三五（傳）

冊

中華書局

北史卷二十七

列傳第十五

屈遵 張蒲 谷渾曾孫楷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

竇瑾 李訢 韓延之 袁式 毛脩之朱脩之 嚴稜 唐和

寇讚孫儁 酈範子道元 韓秀 堯暄孫雄 柳崇

屈遵字子度，昌黎徒何人也。博學多才藝。慕容垂以爲博陸令。道武南伐，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，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。屬城長吏，率多逃竄，遵獨歸道武。道武素聞其名，拜中書令。中原旣平，賜爵下蔡子。卒。

子須襲爵。除長樂太守，進爵信都侯。卒，贈昌黎公，諡曰恭。

須長子恒，字長生，沈粹有局量。歷位尚書右僕射，加侍中。以破平涼功，賜爵濟北公。

太武委以大政，車駕出征，常居中留鎮。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。眞君四年，墜馬卒。時帝幸陰山，景穆遣使乘傳奏狀。帝甚悼惜之，謂使人曰：「汝等殺朕良臣，何用乘馬？」遂令步歸。贈征西大將軍，諡曰成公。

子道賜襲爵。道賜善騎射，機辯有辭氣，太武甚器之。位尚書右僕射，加侍中。卒，諡曰哀公。

子拔襲爵。帝追思其父祖，年十四，以爲南部大人。時太武南伐，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，酒醉不覺，盛之逃。太武令斬之。將伏鑕，帝愴然曰：「若鬼有知，長生問其子孫，朕將何以應？」乃赦拔。後獻文以其功臣子，拜營州刺史。

張蒲字玄則，河內脩武人也。本名謨。父攀，仕慕容垂，位兵部尚書，以清方稱。

蒲少有父風，仕慕容寶爲尚書左丞。道武定中山，寶官司敍用，多降品秩。帝旣素聞蒲名，仍拜尚書左丞。明元卽位，爲內都大官，賜爵泰昌子。參決庶獄，私謁不行。後改爲壽張子。太武卽位，以蒲清貧，妻子衣食不給，乃以爲相州刺史。扶弱抑強，進善黜惡，風化大行。卒於官，吏人痛惜之。蒲在謀臣之列，屢出爲將，朝廷論之，常以爲稱首。贈平東將

軍、廣平公，諡曰文恭。

子昭襲。以軍功進爵脩武侯，位幽州刺史，以善政見稱。

谷渾字元沖，昌黎人也。父衰，彎弓三百斤，勇冠一時。仕慕容垂，位廣武將軍。

渾少有父風，任俠好氣，晚乃折節受經業，^{〔一〕}被服類儒者。道武時，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。太武時，累遷侍中、儀曹尚書，賜爵濮陽公。渾正直有操行，性不苟合。然愛重舊故，不以富貴驕人。時人以此稱之。在官廉直，爲太武所器重，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，悉補中書學生。卒，諡曰文宣。

子闡，字崇基，襲爵。位外都大官。卒，諡曰簡公。

子洪，字元孫，位尚書，賜爵滎陽公。性貪奢，僕妾衣服錦綺。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，官給衣服，洪輒截沒。爲有司所糾，并窮其前後贓罪，伏法。

子穎，位太府少卿。卒，贈營州刺史，諡曰貞。

子士恢，字紹達，位鴻臚少卿，封元城縣侯。太后嬖幸鄭儼，懼紹達間構於帝，因言次，以紹達爲州。紹達耽寵，不願出。太后誣其罪，殺之。

渾曾孫楷。楷有幹局，稍遷奉車都尉。眇一目，性甚嚴忍，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，時人號曰「瞎武」。〔三〕累遷城門校尉，卒。

公孫表字玄元，燕郡廣陽人也。爲慕容沖尙書郎。慕容垂破長子，從入中山。慕容寶走，乃歸，爲博士。初，道武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，權柄推移，遂至亡滅，表詣闕上韓非書二十卷，道武稱善。明元初，賜爵固安子。河西飢胡劉武反於上黨，〔三〕詔表討之。爲胡所敗，帝深銜之。

泰常七年，宋武帝殂。時議取河南侵地，以奚斤爲都督，以表爲吳兵將軍、廣州刺史。表旣剋滑臺，遂圍武牢。車駕次汲郡。始昌子蘇坦、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武牢東，不得形便之地，故令賊不時滅。明元雅好術數，又積前忿，及攻武牢，士卒多傷，乃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。以賊未退，祕而不宣。

初，表與勃海封愷友善，後爲子求愷從女，愷不許，表甚銜之。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，帝以舊族，欲原之，表證其罪，乃誅封氏。表外和內忌，時人以此薄之。表本與王亮同營署，及其出也，輕侮亮，故及於死。

第二子軌，字元慶。明元時，爲中書郎。出從征討，補諸軍司馬。太武平赫連昌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，各令任意取金玉。諸將取之盈懷，軌獨不取。帝把手親探金賜之，謂曰：「卿臨財廉，朕所以增賜者，欲顯廉於衆人。」後兼大鴻臚，持節拜立氏楊玄爲南秦王。及境，玄不郊迎，軌數玄無蕃臣禮。玄懼，詣郊受命。使還稱旨，拜尙書，賜爵燕郡公，出爲武牢鎮將。初，太武將北征，發驢以運糧，使軌部詣雍州。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，乃與受之。百姓語曰：「驢無強弱，輔脊自壯。」衆共嗤之。坐徵還。卒。

軌既死，帝謂崔浩曰：「吾過上黨，父老皆曰：『公孫軌爲將，受貨縱賊，使至今餘姦不除，軌之罪也。其初來，單馬執鞭；及去，從車百兩。載物而南，丁零渠帥，乘山罵軌。軌怒，取罵軌者之母，以矛刺其陰而死之，曰：『何以生此逆子！』從下倒劈，分磔四支於山樹上。是忍行不忍之事。軌幸而早死，至今在者，吾必族誅之。』」

軌終得娶封氏，生子叡，字叔文。位儀曹長，賜爵陽平公。時獻文於苑內立殿，敕中祕羣官制名。叡奏曰：「臣聞至尊至貴，莫崇於帝王；天人挹損，莫大於謙光。臣愚以爲宜曰崇光。」奏可。卒於南部尙書，諡曰宣。

叡妻，崔浩弟女也。生子良，字遵伯，聰明好學。爲尙書左丞，爲孝文所知遇。良弟衡，

字道津。良推爵讓之，仕至司直。良以別功，賜爵昌平子。子崇基襲。

軌弟質，字元直，有經義，爲中書學生，稍遷博士。太武征涼州，留宜都王穆壽輔景穆。時蠕蠕乘虛犯塞，京師震恐。壽雅信任質，爲謀主。質性好卜筮，卜筮者咸云必不來，故不設備。由質，幾敗國。後屢進讜言，超遷尙書。卒，贈廣陽侯，諡曰恭。

第二子邃，字文慶，位南部尙書，封襄平伯，出爲青州刺史。以邃在公遺迹可紀，下詔褒述。卒官。孝文在鄴宮，爲之舉哀。時百度唯新，青州佐吏疑爲邃服，詔曰：「專古也，理與今違；專今也，太乖曩義。當斟酌兩途，商量得失，人吏之情亦不可苟順也。主簿，近代相承服斬，過葬便除，可如故事。」自餘無服，大成寥落，可準諸境內之人，爲齊衰三月。」子同始襲爵，卒於給事中。

邃、叡爲從父兄弟。叡才器小優，又封氏之甥，崔氏之壻；邃母雁門李氏，地望懸隔。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，每云：「士大夫當須好婚親。二公孫同堂兄弟耳，吉凶會集，便有士庶之異。」

張濟字士度，西河人也。父千秋，慕容永驍騎將軍。永滅，來奔。道武善之，拜建節將

軍，賜爵成紀侯。

濟涉獵書傳，清辯善儀容。道武愛之，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，拜散騎侍郎，襲爵。

先是，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。帝遣濟爲遵從事，卽報之。濟自襄陽還，帝問濟江南事。濟曰：「司馬昌明死，子德宗代立，君弱臣強，全無綱紀。佺期問臣：『魏初伐中山，幾十萬衆？』臣答：『四十餘萬。』佺期曰：『魏被甲戎馬，可有幾匹？』臣答：『中軍精騎十餘萬，外軍無數。』佺期曰：『以此討羌，豈不滅也！』又曰：『魏定中山，徙幾戶於北？』臣答：『七萬餘家。』佺期曰：『都何城？』臣答：『都平城。』佺期曰：『有此大衆，何用城爲！』又曰：『魏帝欲爲久都平城？將移也？』臣答：『非所知也。』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，貌有喜色，曰：『洛城救援，仰恃於魏，若獲保全，當必厚報。如爲羌所乘，寧使魏取。』道武嘉其辭，厚賞其使，許救洛陽。後以累使稱旨，拜勝兵將軍。卒，子多羅襲爵，坐事除。

李先字容仁，中山盧奴人。少好學，善占相術。慕容永迎爲謀主，勸永據長子城。仕永，位祕書監。永滅，徙中山。皇始初，先於井陘歸。道武問先曰：「卿何國人？祖父及身悉歷何官？」先曰：「臣本趙郡平棘人。大父重，晉平陽太守、大將軍右司馬。父懋，石季龍樂

安太守、左中郎將。臣，苻丕左主客郎，慕容永祕書監、高密侯。車駕還代，以先爲尙書右中兵郎。再遷博士、定州大中正。帝問先：「何者最善，可以益人神智？」先曰：「唯有經書，三皇、五帝政化之典，可以補王者神智。」又問：「朕欲集天下書籍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「主之所好，集亦不難。」帝於是班制天下，經籍稍集。

道武討姚興於柴壁也，^{〔九〕}問計於先。對曰：「兵以正合，戰以奇勝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，利其糧道。及其到前，遣奇兵先邀天渡，柴壁左右嚴設伏兵，備其表裏，興欲進不得，住又乏糧。夫高者爲敵所棲，深者爲敵所囚，兵法所忌，而興居之，可不戰而取。」帝從其計，興果敗歸。

明元卽位，問左右：「舊臣中誰爲先帝所親信？」新息公王洛兒曰：「有李先者，爲先帝所知。」俄而召先，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，太公兵法十一事。詔有司曰：「先所知者，皆軍國大事，自今常宿於內。」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，拜安東將軍、壽春侯，賜隸戶二十二。卒於內都大官，年九十五。詔賜金縷命服一襲，贈定州刺史、中山公，諡曰文懿。子國襲爵。

國子鳳，中書博士。

鳳子預，字元凱。太和初，歷祕書令、齊郡王友、征西大將軍長史，帶馮翊太守。府解，罷郡，遂居長安。羨古人飡玉法，乃採訪藍田，躬往攻掘，得若環璧雜器形者，大小百餘。頗

有粗黑者，亦篋盛以還。至而觀之，皆光潤可玩。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，餘多惠人。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故處，皆無所見。馮翊公源懷弟得其玉，琢爲器佩，皆鮮明可寶。預服經年，云有效驗。而世事寢食，皆不禁節，又加好酒損志。及疾篤，謂妻子曰：「吾酒色不絕，自致於死，非藥過也。然吾尸體必當有異，勿速殯，令後人知殮服之妙。」時七月中旬，長安毒熱，預停屍四宿，而體色不變。其妻常氏，以玉珠二枚含之，口閉，常謂曰：「君自云殮玉有神驗，何不受含？」言訖，齒啓納珠。因噓其口，都無穢氣。舉斂於棺，堅直不傾委。死時有遺玉屑數升，囊盛納諸棺中。

先少子皎。天興中，密問先曰：「子孫永爲魏臣，將復事他姓邪？」先曰：「國家政化長遠，不可紀極。」皎爲寇謙之弟子，遂服氣絕粒數十年，隱於恒山。年九十餘，顏如少童。一旦，沐浴冠帶，家人異之，俄而坐卒。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。

皎孫義徽。太和中，以儒學博通，有才華，補清河王懌府記室。牋書表疏，文不加點，清典贍速，當世稱之。又爲懌撰輿地圖及顯忠錄。性好老莊，甚嗤釋教。靈太后臨朝，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，云能愈疾，百姓奔湊，日以千數。義徽白懌，稱其妖妄。因令義徽草奏以諫，太后納其言。元叉惡懌，徙義徽都水使者。俄而懌被害，因棄官隱於大房山。

少子蘭，以純孝著聞，不受辟召。孝昌中，旌表門閭。

正光中，文宣王亶嗣位，思義徽雅正，惇篤，薦其孫景儒，位至奉車都尉。自皇始至齊受禪，百五十歲。先之所言，有明徵焉。

景儒子昭徽，博涉稽古，脫略不羈，時人稱其爲播郎，因以字行於燕、趙焉。善談論，有宏辯，屬文任氣，不拘常則。志好隱逸，慕葛洪之爲人。尋師訪道，不遠千里。遇高尙則傾蓋如舊，見庸識雖王公蔑如。初爲道士，中年應詔舉，爲高唐尉。大業中，將妻子隱於嵩山，號黃冠子。有文集十卷，爲學者所稱。

賈彝字彥倫，本武威姑臧人也。六世祖敷，魏幽州刺史、廣川都亭侯，子孫因家焉。父爲苻堅鉅鹿太守，坐訕謗繫獄。彝年十歲，詣長安訟父獲申。遠近歎之，僉曰：「此子英英，賈誼之後，莫之與京。」

弱冠，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。道武先聞其名，常遣使者求彝於垂，垂彌增器敬。垂遣其太子寶來寇，大敗於參合，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。道武卽位，拜尙書左丞，參預國政。天賜末，彝請詣溫湯療疾，二〇爲叛胡所掠，送於姚興。積數年遁歸，又爲赫連屈所執，拜祕書監，卒。太武平赫連昌，子秀迎其尸柩，葬於代南。

秀位中庶子，賜爵陽都男，本州大中正。獻文卽位，進爵陽都子。〔二〕時丞相乙渾妻庶姓，而求公主之號，屢言於秀，秀默然。後因公事，就第見渾。渾夫妻同坐，厲色曰：「爾管攝職事，無所不從。我請公主，不應，何意？」秀慷慨大言對曰：「公主之稱，王姬之號，尊寵之極，非庶族所宜。秀寧就死於今朝，不取笑於後日。」渾左右莫不失色，爲之震懼，秀神色自若。渾夫妻默然含忿。他日，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，作「老奴官慳」字，令以示秀。渾每欲伺隙陷之。會渾伏誅，遂免難。

時秀與中書令勃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，皆選擬方岳，以詢訪被留，各聽長子出爲郡。秀固讓不受，許之。自始及終，歷奉五帝，雖不至大官，常當機要。廉清儉約，不營資產。年七十三，遇疾，詔給醫藥，賜几杖。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，每遣尙書、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。卒，贈冀州刺史、武邑公，諡曰簡。

子儁，字異隣。襲爵，位荊州刺史，依例降爵爲伯。先是，上洛置荊州，後改爲洛州，在重山，人不知學，儁表置學官。在州五載，清靖寡事，爲吏人所安。卒，贈兗州刺史。子叔休襲爵。

潤曾孫禎，字叔願，學涉經史，居喪以孝聞。太和中，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。還，以母老患，輒在家定省，坐免官。後爲司徒諮議參軍、通直散騎常侍，加冠軍將軍。卒，贈齊州刺史。

禎兄子景儁，亦以學識知名，爲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。愉起逆於冀州，將授其官，不受，死之。贈河東太守，諡曰貞。

景儁弟景輿，清峻鯁正，爲州主簿，遂栖遲不仕。後葛榮陷冀州，稱疾不拜。景輿每捫膝而言曰：「吾不負汝。」以不拜榮也。

竇瑾字道瑜，頓丘衛國人，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也。高祖成，頓丘太守，因家焉。

瑾少以文學知名，自中書博士爲中書侍郎，賜爵繁陽子。參軍國謀，屢有功，進爵衛國侯，轉四部尚書。初定三秦，人猶去就，拜長安鎮將、毗陵公。在鎮八年，甚著威惠。徵爲殿中都官尚書。太武親待之，賞賜甚厚。從征蓋吳，吳平，留瑾鎮長安。還京復爲殿中、都官，典左右執法。太武歎曰：「國之良輔，毗陵公之謂矣。」出爲冀州刺史，清約沖素，著稱當時。還爲內都大官。

與光初，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尙臨涇公主，瑾教彌陀辭。託有誹謗呪詛之言，與彌陀同誅，唯少子遵逃匿得免。

遵善楷篆，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。位濮陽太守，多所受納。其子僧演姦通人婦，爲部人賈邈告，坐免。後以善書拜庫部令，卒官。

李訢字元盛，小名真奴，范陽人也。曾祖產，產子績，二世知名於慕容氏。父崇，馮跋吏部尙書、石城太守。車駕至和龍，崇率十餘郡歸降，太武甚禮之，呼曰李公。爲北幽州刺史、固安侯。卒，諡曰襄侯。

訢母賤，爲諸兄所輕。崇曰：「此子之生，相者言貴，吾每觀，或未可知。」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。太武幸中書學，見而異之，指謂從者曰：「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。」因識眄之。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，將許貴戚，帝曰：「李訢後必官達，益人門戶，可以妻之。」遂勸成婚。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。杜超之死也，帝親哭三日。訢以超女壻，得在喪位出入，帝指謂左右曰：「觀此人舉動，豈不異於衆也？必爲朕家幹事臣。」訢聰敏機辯，強記明察。初，李靈爲文成博士，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。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、李敷三人應之。

給事高讜子祐、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黨其親戚，言於景穆。以浩爲不平，聞之於太武。太武意在訢，曰：「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？」浩對曰：「前亦言訢合選，但以其先行在外，故不取之。」帝曰：「可待訢還，箱子等罷之。」遂除中書助教、博士，入授文成經。

文成卽位，訢以舊恩親寵，遷儀曹尚書，領中祕書，賜爵扶風公。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。帝顧羣臣曰：「朕始學之歲，情未能專；旣總萬機，溫習靡暇。是故儒道實有闕焉。豈惟予咎，抑亦師傅之不勤。所以爵賞仍隆，蓋不遺舊也。」訢免冠拜謝。出爲相州刺史。爲政清簡，百姓稱之。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，使士望之流，衣冠之胄，就而受業。其經藝通明者，上王府。書奏，獻文從之。以訢政爲諸州之最，加賜衣服。

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，受納人財物，商胡珍寶。兵人告言。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，每左右之。或有勸以奏聞，敷不許。獻文聞訢罪狀，檻車徵訢，拷劾抵罪。敷兄弟將見疏斥，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，令訢告列敷等隱罪，可得自全。訢深所不欲，且弗之知也，乃謂其女壻裴攸曰：「吾與李敷，族世雖遠，情如一家。在事旣有此勸，昨來引簪自刺，以帶自絞，而不能致絕。且亦不知其事。」攸曰：「何爲爲他死？敷兄弟事釁可知。有馮闌者，先爲敷殺，其家切恨之。但呼闌弟問之，足可知委。」訢從其言。又趙郡范櫟具列敷兄弟事狀，有司以聞，敷坐得罪。詔列訢貪冒應死，以糾李敷兄弟，故免。百鞭髡刑，配爲廝役。

訢之廢也，平壽侯張讜見訢，與語，奇之，謂人曰：「此佳士也，終不久屈。」未幾而復爲太倉尙書，攝南部事。用范標陳策計，令千里之外，戶別轉運，詣倉輸之。使所在委滯，停延歲月。百姓競以貨賂，各求在前，於是遠近大爲困弊。道路羣議曰：「畜聚斂之人，未若盜臣。」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：「范標善能降人以色，假人以辭，未聞德義之言，但有勢利之說。」訢聽其言也甘，察其行也賊，所謂諂諛譏慝，貪冒姦佞。不早絕之，後悔無及。」訢不從，彌信之，腹心事皆以告標。訢既寵於獻文，參決軍國大議，兼典選舉，權傾內外，百僚莫不曲節以事之。標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。

獻文崩，訢遷司空，進爵范陽公，出爲侍中、鎮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范標知文明太后之忿訢，又知內外疾之，太和元年，希旨告訢外叛。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，言其叛狀。訢曰：「無之。」引標證訢。訢言：「爾妄云知我，吾又何言！雖然，爾不顧余之厚德，而忍爲此，不仁甚矣。」標曰：「公德於標，何若李敷之德於公？公昔忍於敷，標今敢不忍公乎？」訢慨然曰：「吾不用璞言，自貽伊戚，萬悔於心，何嗟及矣！」遂見誅。

璞字季直，性醇厚，多識人物。賜爵宜陽侯，太常卿。